

小豆棚卷四目錄

常運安

李湘

娟娟

鄭廷

芙蓉世家

張二稜

骨種羊

翠柳

金蚕蠶

種痘說

周麟刀

鄧陽太守

南中行旅記

黔中兒

馬二娘

李五

小豆棚

早魁辨

耿姓

研記

義夫烈婦

朱廣

大浩橋

送匾

地市

李可久

替者諱虎

禹城道人

常正吾

拔一毛

曲居士

廬

常運安

常運安。永平府人。性剛猛。與人設古今不平之事。輒呈
 情終日不憚。看精忠傳。凡集中秦檜字樣。皆手搥之一
 日。觀劇演如是觀。至標本一齣。常大怒。躍登臺上。奪
 武穆王椎。痛擊假檜。幾斃。訟於官。鞠之。與伶素無
 宿怨。寔深惡當日之檜。故今日見其似者而仆之耳。
 搜其家所藏傳本。皆無檜字。官釋之。由是鄉人輸服。
 常與人排難解紛。不避嫌怨。每常所到。角者即截。常
 猶悻悻。尋毆不已。里有邱三邪行。遇一孀婦吳姓。

者與常同巷居。偶過市，卹尾之，拉絲而歌，淫褻之詞。常捉卹，唾其面曰：「人高恤孤，矜寡汝考之耶？」詰試老拳，卹不能敵，鼻遭之而梁折，目遇之而珠洒。卹歸，平復後，約黨群毆常，亦顛破而臂傷。眾救，昇返。其妻勸之曰：「琴不對，鼓力不與牛鬪，奈何與無賴爭強？」常曰：「撻我於市，是可忍，孰不可忍？」常起日，伺卹人，見其色，厲不敢問。卹聞之，請肉袒，不許。遂遠避之。常日甫出門，見孀婦號跪於前，常問其故。孀曰：「前日卹某之辱，多蒙義憤，今遭禍，益烈，寔望大力拯救，生死。」

含感。旁有人告常曰：「孀有族中姪，吳僞，窺婦無子，欲奪婦產，計無所出，乃誣婦以不潔，將逐之，而自肥。常聞言，眦睛暴裂，氣沖於冠，攘臂尋吳。時吳正在市口，喋啗其嫂，手持一鐵，若狀詞，原諱然曰：「常運安來？」吳望而欲去，常曰：「喏，休走。」吳曰：「此我家事，汝不得預。」常曰：「汝敬霸汝兄之白產，何至玷汝嫂之苦節？」突飛一掌，吳仰仆。常進步踏其胸，指吳曰：「汝是吳喬否？」曰：「是。」常曰：「這回當不是場上之偽丞相也。」拳脚交加，登時立斃。常乃謂孀曰：「娘子請回，殺人者常運安也。」官領。

疾風暴雨再不入寡婦之門矣。婦泣謝。常慨然自首
於庭。官義之。人哀之。而莫能救。遂問於。逾年。擢敢得
釋。夫妻抱痛。如逢隔世。第以逮罪。產業蕩盡。妻乃日
夜號泣。勸其改行。常亦力悔。前非。誓不再蹈。卒為善
士。然而間難起。終未免有馮婦之見存。其妻寔憂
之。當夜。續見火珠滿地。累入。墻隅中。妻告常。掘
而視。得窖金。不可測。常喜曰。吾得金。金得所用矣。使
此倘來者。得一二錢。虜得之。將不知幾。經懼藏。幾經
嚴密。勢不至不及於禍不止。何如今日假我行義。不

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之得哉。要曰。行之利。勿暴其
氣。是集義所生者。常自此過人。急難脫驂留佩。往往
出諸水火之中。即或偶逢按劍一鉤。金儘可永消。故
常君晚歲。躁釋矜平。義士而有藹如之容。稱之者。謂
其半生仗義。半世疎財。其克保首領終也宜矣。

李湘

甚矣。口生哈而口戕。口有吳慎脩者。針工也。寧波人。妻袁氏。本蘇宦之婢。即如蕪人。面凹而口濶。身肥而足大。性蕩佚。吳素不如所好。隣有回人馬姓。偉而壯。屠羊為業。幸嘗倚門見之。喜其準高而力。硬以指示。後又掠裙跨步作態。馬喜。屋後園有短垣。夜馬踰牆相從。且數。吳覺之。不敢發。誠以事悍而馬惡。吳有友李湘。好事而多言。且好雌黃人。一日吳就李飲。將醉。吳忽垂首。咨嗟而涕洟。李問。吳不答。固問。吳曰。汝善

度人心事。試一猜之。李曰：汝不過意馬而心猿。吳愕然。既請受命，李笑曰：是不難。聞汝妻悍，且凌爾，汝何不贈馬？則馬德汝而妻不仇汝。吳怪曰：汝渾家何不縮縮，然使背高于首者？吳曰：我誠拚以命，何不可？幾但恐官方繫囚耳。李乃以指點吳曰：汝好不惶愧。幾曾見有殺姦而抵者？且將邊厚賞馬。吳歸告其妻，有夜工，偽出，扶刀俟于牆隅，更深，素氏掩扉而脫衣，馬菜入室，即與婦姦，立于床下。吳捉刀入，馬執燈，藥格。

之。刀落，馬奪門走。吳捨刀殺其婦，而函其首，詣李曰：如命。將求賞于官，示以首。李大驚曰：馬首安在？吳曰：馬逸去。李曰：無馬首必不可。吳曰：汝使我殺婦，固未言馬，無已，請以君首代。遂殺李。李曰：姑徐徐。今汝即殺我，不能移我屍于汝婦寢所，為汝計，莫若汝歸，候于門，有過者，乘黑殺之，移屍而入室，方可以代。吳釋李，倉皇歸。適一人暗中來，甫及門，吳捉之，入其人，懼，不敢殺，殺之，火而視，僧也。吳乃移屍掃跡，以二首鳴官云：其妻與僧姦宿，殺之，當場。官批吳所檢馬。

婦赤身而僧裹衣。于是解衣剥膚。作者喝報曰。衣者亦女也。蓋僧而尼。官大駭。鞠吳。吳不能諳。供以初謀于李。妻殺而馬逸。繼復謀于李。殺僧而化尼。官乃捕馬至。馬伏罪。律以和姦而釀命。成焉。而吳以擅殺而故殺。抵焉。至於李。始也戲吳。殺妻而類同謀。繼也詭吳。殺尼而甚加功。亦擬辟。讞遂定。吁嗟乎。李湘惟口之故。出好興戎。

娟娟

張如瞻。魯人。幼孤。為諸生。游學晉梁間。以竿代耕。就壺關作書記。居署之東偏。古香書屋後。草茨三間。琴書外了無長物。日與前庭設飲。晚間學營作魚雁。使齋外荒亭一區。有老楸樹數株。風蕭蕭響。更闌獨坐。童子垂頭。方凄惻問。忽聞齋外有人吟曰。一年容易送春風。打疊秋聲月影空。推到夜深傳舍靜。怕人還步畫欄東。反復吟咏。齋楚楚聽之。如婉如女子。明日。起視亭前。杳無踪跡。踰夕二更後。吟如故。張潛步

狂聲頓輟。良久，隱約間有女坐樹根，俯首低吟。張甫
執女，遂昏然而沒。張初以為署內官眷，今乃悟其為
鬼。然心切慕之，由是常徙倚亭階，朗吟而和之。曰：荒
原颯颯下西風，孤館蕭然花草空。料得芳魂與客夢，
一般淒楚隔牆東。張歸就榻，忽見一麗人來，斂衽謝
曰：君子風雅士也，妾多所畏避。張驚喜挽之坐，女秀
俊宜人，大家舉步。張問為誰，荅曰：妾前邑侯韓鳳山
女也。錢塘人字娟娟，生前好食酸杏子，因慢食雙仁
核，中毒十六歲死。今柩停城外，魂因依署中，所吟乃

妾自作。蒙君致和，先生泉壤，張喜與為歡會。自此靡
夕不至。女固善書，所有筆頭啟事，暑夜寒宵，嘗為張
捉管代勞。張壹秘之，二人綢繆如夫婦。一日，女至淚
滴闌干，曰：夙世緣盡，今夕受君恩愛，寔不忍離。吾家
父母將遣伉來，遷柩勢不可留，當返省視。魂歸千里，
後會為難。君今歲辭館歸，煩一往浙，遂于髮間摘一
翠鈿與生，可持見我。二老妾有隱願，以圖報君情於
萬一，然成否有數，不敢預期。珍重涕零，張亦泣。侵曉
而去。明日果有浙人來，遷女公子柩，自此亭舍寂然。

歲暮云暮孤館愁思簿書顛倒時憶芳魂偶翻遺墨
無不繫人魂夢乃辭居停旋里畧為掃掃家無遺物
遂買舟作西湖之行三月而抵杭先是女有妹名好好
好無兄弟年已十八未字人今其姊輟歸家中茫黯
事其妹好好忽撲地昏絕踰刻醒曰大女婿婿不孝
中途棄高堂別幾年矣幸老人康健父母曰兒果歸
來乎勿驚汝妹女曰幽明異域觀面河山今兒自晉
數年歸兒冥冥中已定婚山東秀才張如瞻兒已將
所殉金翠鈿與之不日汝婿來拜岳完娶但兒魂魄

無依舊舍不可居曷借我二妹軀父母曰不可兒固
得所如汝妹何女曰二妹與兒幼時最相愛小時曾
共誓得嫁一箇好書生吾兩人共事之斯願已足今
來代特與妹妹舍舍使一其身而兩其人望爹娘許
求父母曰兒病狂耶女生時好以手撩鬢發言次輒
作故態神氣聲音宛然似昔復諱諱訂其父乃給之
曰俟婿來區處女喜謝由是忽而媚媚忽而好好中
夜悻悻啣啣作兩人語儼若姊妹聯床即趨視孑然
也家人咸以為癡越日張生果至以刺及翠鈿入謁

簡異之。延入客舍。女窺簾見之。驟出捉袂與語。父恚甚。母訶之。始慚沮而返。生感泣。遂告以晉署之事。垂泗拜伏不起。翁扶生。不以為悔。乃許以字。生謝出。至日。生往釐花燭。燦列。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生不敢認。娟媚曰。汝不識奴。何眈眈視。吾欲後。觀洽。縱談別緒。縷縷。乃謂張曰。明日我妹子來。妹子年幼。稱望君情。之以愛我之情。以愛我妹。則妹感君。而我更為感之也。君其視我與妹。而勿貳焉。可矣。張曰。卿即卿妹。卿亦卿姊。况卿妹固不殊於卿姊。而視卿妹者。又安

忍異視於卿姊耶。翌旦。如蘇婚禮。而女則嬌羞婉轉。儼然新婦。非復昨日之如舊婚媾也。後一日為姊。一日為妹。皆相篤愛。或家中有宴喜大事。則姊妹皆出於一人。而事可兼辦而共理。彼二人者。既同氣而連枝。張待二人。自不敢二心。而膜視。張在南中十年。岳父母終殯。後仍攜着而東。時稍有囊資。遂下帷攻苦。壬子舉於鄉。五年復官於晉。即為壺關令。銜齋無事。夫人嘗至古香書屋。撫此長檄。泣然流涕曰。此姊去。妹三年孤苦。離父母。會張郎。鬱於此。今復何

時。樹猶如此。不禁令人悲喜交集耳。各生一子。視同
已出。張官至和州牧。卒於署。夫人命其子詣杭。扶柩
來東。皆合葬焉。

鄭延

鄭延。洪縣人。幼失怙。十六入津。韶秀無比。其人美其
名曰鄭大姐。聘陳氏。未娶。夭殞。鄭母愛之。慎擇所配。
恐拂其意。而鄭又高自位置。故二十五而求風。未就。
也。會入郡。過府橋。下一小綾絹鋪。櫃前一女子。白潔
瓜仁。面腹細剛。一捨心愛好之。趨入鋪買綾。女呼其
兄。兄出。非鄭意。乃固為依昂而去。明日鄭見女。又至。
女欲呼兄。鄭曰。無庸。指架上包。即此綾。昨已言明。若
干錢。女初利其價。遂與鄭。鄭脫貫如儂女。沉吟返其

半曰母須太多鄭德之由此日往覩焉既而女亦目
逆而送之鄭乃屬媒媪通其意其兄返命曰弱妹得
秀才耦大佳但只好作畫中人恐不任升白事鄭曰
吾家頗有薄產斷不至使新婦入厨下歸告其母遂
委禽焉踰月其兄送之淇上即返衛合卺之夕女哭
泣不自持鄭抱入幃極溫款曲道春戀女嗚咽鄭憐
之三日而不敢問鼎後鄭強之女不得已任鄭牢不
可破鄭固偉男遂馳驟亦不可是降格相求女竟開
門以納噫何前倨而後恭耶鄭問女以故女曰奴小

字改始蓋石女子自幼陰道絕前曾適人見棄今蒙
愛而娶焉倘不為嫌當屈體以奉無所後悔君如必
注念前好妾誠避謝不敏矣鄭雅愛好伉儷殊篤彌
月其兄來餽見妹有喜色鄭亦無他詞乃幸甚女事
母最孝嘗于母前效為鄭辱祖母曰新媳婦老耶幾
月不^此雌便望兒子若眼穿倘房中添一牝貨酸梅子
入口便要作切齒痛鄭亦不肯女隱為後嗣憂女常
供觀音像朝夕禮拜甚虔日者有老尼至女敬禮之
鄭亦喜與女冠子談遂留齋供尼曰有幾公子女曰

不育。尼曰：大娘子何以美而無子？鄭應之曰：此衛人為之賦，頌人也。尼曰：若然，我能治之。請問：女與尼又他室，出口無傷也。石外也，非內也。尚可以瘡語曰：携藥來，令女入懷，以銷點藥，敷之，繼以刀圭。曰：覺瘡楚否？女曰：不也。願吾師施大法力，廣為洞開，母使一線鬚叢，致即君又數蜀道崎嶇耳。尼笑曰：適可而止，想此中無並轡行者，復以膏皮留一小孔，可以便溲。百日之後，客將入門，而左尼不受謝，竟去。女謹奉教，鄭移外寢，無何而瓜期及，鄭為之揭門封闔，關之間已

若有稚子候門也。女先固瘦怯，不勝衣，自此而豐，頤美頰，肌膚有餘脂，兩乳脚脚，如合覆二建磁，鍾惟有雙鈎三寸，依然故我耳。二年生一子，名晚生，鄭嘗於枕上謂女曰：人生得意之，豈即伏於失意之內，憶吾兩人橋頭拜上，一盼留情，及至于歸入帳之夕，倘以卿故，一旦翻然棄置，卿復何辭，而我亦未為失德第，使再續其絃，安知不仍脫其輻，如今日者，卿憐我，我復憐卿，是今之視昔，更甚於昔之視今，縱前後判若兩途，彼此皆同一致，區區之情，恒有所固結而不可

解然後嘆誠通變化而心堅者之石與俱穿也。鄭終
身不二色。夫妻偕老焉。

芙蓉世家贊

芙蓉氏為長廬公之別支子也。生於渥洼。其始在周
宣王時。負張仲仙去。遂傳其類。而無族。不生不育。間
氣遠種以生。亦曰駟。曰駟。曰駟。嘗附其母族。而
父子之間。有跨竈之譽。無敵犢之愛。戰國初。兄弟皆
為趙簡子執鞭。嬖莫良之。亦嬖焉。後董安諫之。乃見
殺。支遂微。西漢從衛青征匈奴。勝而歸。隱其功。不獲
受賞。東漢元鷲。昂年間。曾自修彌入中國。武帝愛之。
屢召見。多賜大內寶器。欲職以黃門郎。東方朔下之。

遂以資格累其後間有繫生皆服役于賈販鹽車之手賤不足齒唐天寶中明皇行封禪禮益州之支以護駕死明皇憫其勞謚之將軍賜棺槨墓今在唐禪壇北壘壘起者是也芙蓉氏始自此官後吳元濟用其孫為部下都尉勇悍絕倫吳少誠據蔡州軍馬少不繼嘗聚其徒教以軍旅多立戰功而勞績終不著史冊于是其氏多作世外游效少君入河東蒲坂一支又有隨薊子訓去京師者然其負重任勞有足多焉考其事績往往見於流離板蕩之秋睢陽一敗宗

嶽宗之不罹于難也謂非芙蓉氏之功不及此嗚呼世有驚駘戀棧之輩何可勝道如芙蓉氏者又復以所生之疵而眾共棄之且以抑塞其遭逢風塵論議其誤誣者幾何哉吾于芙蓉氏不諳其系而世其家焉贊曰芙蓉之氏於誰之行如蟲螟蛉如草寄生入於華山之陰曷悲夫蜀道之難行子兮子兮雖馬氏之亂宗寔盧家之崢嶸

七如氏曰俗有義子抱養者甚夥然使其愚賤斯已耳一旦成立而揶揄排擠者至矣甚而鳴官按例歸

無何有之宗。離莫如何之異。噱笑一世。良可歎惜。余於此文。益有感焉。

金存菴曰。滇黔之間。獠狔犴探。種種不一。中國人取其女而生兒。多修悍。此類是也。此驪考也。亦復典核稱詳。

張二稜

張姓行二。濟上人。性凶悍。故以稜名。書法也。為州小。捕鄉人怖之。值歲奇荒。人相食。流亡遍野。民不聊生。而張乃安享豐裕。自鳴其得意。張嘗在道旁。俟往來行車。有推載小男女四五人者。知其為販。截路而呼曰。何處私來人口。敢從官道揚鞭耶。隨我至官廨報驗。方出境。販者恐賄之。如所願。乃釋。時垂斃乞兒塞滿道路。張掖之。出投鄉中大戶家。無何乞死。張必詐索盡致。方昇去。又或至鄉中。與大戶無故口角。或以

石自破其顛血橫清得金以供十日醉城中有商子
張思得其鈔覓一妓候之城隅俟商子過妓肩擠之
而喊張誣商子白晝戲良家婦餓之當官用數百緡
贖免以所獲牛入官衙所以官知不治反倚為寵且
任其盡也前村有鄉甲買一妾張知其遠來逃亡張
携其夫往初念無非索幾緡以為快遂排而入曰爾
何時娶活漢妻耶其妻聞之出與其夫抱頭哭甚慘
張憫之縱其夫婦甲不敢聲復解囊令其圓聚而去
張乃醉飽于鄉甲之家以防其驚鄉甲固畏其悍莫

之何莫判牛賣諸帝識者不敢指証其局嚇鄉愚等
事張謂之為配藥而破顛兒屍等事張謂之為打鍋
皆寔錄也一日午醉休後圍柳樹下忽二鬼衣至腰
間出鐵索套其項張曰二位何事我即有罪乞緩此
小青龍為我留一練光孤鬼相憐何太逼耶二鬼曰
吾非陽世役諱爾惡貫滿盈冥府察之來勾爾魂尚
夢夢作謹何為張自思我出入衙門數十年間不怯
官長撞成把勢豈冥地陰曹便打不開去况陰陽並
無二理吾將試之曰去固易易但二位遠來曷少作

漿水以勞困乏可乎。二鬼許之。張入廚先取灶灰於前後門鋪散滿地。復持長鞭而入。曰：何物鬼魅敢來恐嚇老張。遂揮鞭按跡而捶。二鬼嗷啣萬狀。奪門不敢履。灰上從憲隙中逸走。如人狼狽鼠竄。云：張計得嗣後當以灰圍其寢所。越數日。如廁一昂首見馬面者捉之。竟去。張傲言不得。至一官廳見南面怒容。矜岸後頰。不似世間笑面官。曰：汝即拒捕者。罪惡累累。不自悛改。害人橫暴。合置油鑪。南面羊判油單百斤。鑪高。眾鬼牽至鑪前。鑊烈。鬼擔油入。張曰：諸位一言。

奉贈鑊一人。臭事百斤油。半用之。餘者諸公攜歸。可以代膏燈。半月眾喜。張又曰：相煎畧緩。假我一見閻君。返即就死。甘心也。眾以其減油牽之堂下。王曰：復有何言。張曰：油鑊二後定以百斤責瓜牙私吞其半。因體肥入鼎不完。其膚乞賜滅頂之凶。較甚涸轍之苦。感德無既。王大怒。眾鬼懾然。令以羨菘搗其鬼卒流血滿庭。一判稽簿進曰：此人尚有善。合不當休。所以曉曉于鼎鑊間也。王閱簿稍霽。無首曰：固狡獪亦過四十始放回。陽眾按之墻下。筆楚交加。張固常受。

杖鬼盡力而張亦不甚憊杖畢數十鬼呵逐之張曰
何所見而拘諸幽何所見而還諸陽望明示我判乃
指簿示云張某生平無一淫行為第一善又於某年
月日救人夫妻完娶亦一善事有此二條准上百惡
但當痛改前非否則重懲俱罰也張亦駭異出鬼攔
之索討錢文張曰我張二錢縱橫一世胸中朋黨未
有不拜下風者一文錢真不費爾等游魂餓鬼亦敢
來手中討生活耶眾恐其嘶喊任其去張甦時而難
已喔喔鳴矣身熱兩肘青腫三十日痛苦不起床張

自此頗能改悔誓行百善以贖前愆有人向張談及
往事則如批其頰赤頰不自容後竟以壽終焉

骨種羊考

羊皮有骨種稱者。春裘也。百金一褐。時人貴之。色純而螺。鎮可為冠緣。或曰是一羊也。何以骨種名。從來卉植之類。麗土而生。蠕動之物。含氣以育。昔人有種羊米。植羊之。喻謂事理之必無也。然以骨種之名。則又似有可據者。按北齊高昂從征行曰。壘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浦江吳立夫。有種羊皮書禱歌。嘗道刺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脰。骨四圍築坦。聞杵聲。羊子還。從脰骨生。青草蠶抽臍。

未嘗馬蹄踏絕繞垣行。楚石大師懷古詩。有自言羊
可種不信。爾成絲之句。人以問師。師曰。大漢遮西人
能種羊。取羊骨以初冬未日埋地中。初春未日為吹
茄咒語。即有小羊從地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
數隻。雙槐歲抄。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胛骨。舉杵堅
藥久之。羔從胛骨而生。胛未斷時。馬旁踏振之。即跳
躍而起。入饌肥腴。其皮宜作書褥。西使記。壘種羊出
西海以木臍乃斷。即能噬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
異物志。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

為垣繞之。其臍連地不斷。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絕。因
跳鳴食草。今閩粵間有種蠟房。又有種蠶田。以殼為
灰。按時撒之。則翌歲蠟蠶叢生其間。由是言之。固然
無足怪者。而寔則出於四生胎化之外也。

精園西域間見錄言骨種為骨重迺其骨重不似
他羊。今西域到處皆字之。

翠柳

維楊注本以手彈自詡嘗游京洛播紳間曾見賞于吳橋某大司馬因稱蒼注由是一杆之上方畀之間聞汪生之風者可以不戰而先餒一日游三楚寓武昌太守張公高手也瘳于木野狐因與汪奕三戰三北汪勝氣臨之太守啣汪思得一勝汪者可以不恨而卒寥寥張于靜夜燈前覆汪勝局反復凝想計無所出一婢年十五名翠柳慧而能捧茗在張公側久立乃曰蓮漏三滴尤抱石子不寐夫人將不耐等矣

竹

竹

竹

竹

張不答。翠柳指局曰：「但此間爭一着先耳。」張悅然遂命奕矣。終局，翠勝。張大喜，把之膝間曰：「可兒！」明日當與汪奕。為我一洗前辱。辰起請汪及眾賓至，復布局曰：「今日有小女子學步者，願先生教之。」汪漫應焉。張公呼翠柳出，汪視之，披髻了結，僮婢也。立案前入局，即持白子曰：「甚讓一先。」先生請下黑子，可以前驅勝我也。汪領之甫三四着，汪色變。翠曰：「先生面頰矣。」翠上下嬉顧，畧不經意。而子落枰間，一坐皆驚。翠又曰：「先生汗出矣。」汪頰頰澄思，下子愈遲。翠隨手擲之，疾。

若鶻落。既而翠柳甚觀，乃與笑。越了了格格相酬答。汪若木偶，子更無着處。翠以手自捏其鳳翹曰：「先生坐亦知立者苦否？」眾粲然。而汪之神喪志沮，輒亂旗靡。忽為翠柳於西北角上，劫去十數子。如方塘一鏡，白鷺數點而已。翠乃以長袖自掩其口。胡盧曰：「先生負矣。」先生負矣。零碎連步以入。汪目望洋，不知所為。是局固未終也。汪蹶蹶返寓，明日遂行。

金蠶蠱

滇中有養蠶家。殺人漁利。利得亦自殺。名曰金蠶。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蝎蟊諸毒物。聚為一器。聽其自咬。將盡死。獨生其一。則毒之尤者矣。以時飼之。雞匹三年。雞以五色綾錦。裂而飼之。此物最靈。奉之者。凡一動一作。皆尊承。而不敢稍狎于。心。否。將不利。暫則日變月化。形遂隱。俾其行毒。必先試一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人當之。中毒絞痛吐逆。十指如墨。嚼豆不脛。含若。不澀。是其驗也。夫而後祈求糧米。銀錢。無不如意。然

按月必蠱一人以為饗蠱者蓋以其糞納飲食中云
宜良章姓夫婦赤貧三女一子無以為生遂蓄蠱蠱
成家巨富嘗置所僕多天死初人不知後知為蠱張
雖多金而門致可羅雀乃設酒肆於通衢暫亦有偵
察之者解貂人雖過門不入也蠱之索饗甚急張于
此時求蠱之去而不可得矣張大女荷珠已適人二
女蓮珠露珠年皆及笄咸以蠱故鄉里評旦焉遂一
約不至後年餘其大倩死蠱也會有楚人畢路者字
藍奉質于滇為斲荅業三十而鰥張欲贖之次女將

以飼蠱畢不知遂婚焉畢見蓮珠美而岳多金竊自
喜獨女視畢則黔首嗟呀畢問之輒不答久而荷珠
露珠見之亦如是畢曰大姨小姨何覲面黥然而神
傷也亦不答一日畢入室醉女問誰與飲畢曰是大
人強以酒女驚踰時曰萬幸畢次日問女女泣告以
蠱故今歲蠱將及我父母愛我不忍割乃以我為餌
將得汝以代犧也畢聞之驚注並問計于女女曰盍
去諸畢曰我不去我死則卿活我去則卿死卿既不
忍我死我遂竟去以聽卿死是謂不情不情必有天

破反不如蠱死之為得也。無已，請就鬻焉。我不之悔。于是女為之百計防檢，且其若姊妹，亦與有維持之力。故張父母不能行其毒，然女寔憂之。女微與之偕去，而父母亦如女之防其蠱之防其去，如是遂皆不去，而張又急思為蠱供日者，偶持筆，命畢作一札致人，畢吮筆而書，附之去。女拍案曰：「郎休矣，畢曰：無他。」女曰：「滿墨含毫時，我何念不到此耶？」相與痛哭，移時而死。女悲愴甚，遂棄葬于野。夜女私往奠，爇見寒星一點，奕奕來前，女以為燐，近女身，則畢也。女驚曰：

汝鬼也。我欲與汝偕行，畢曰：「卿不必爾，向我死後，我冥司稽我，並非藉中數，我將返舍，又恐巖巖者不相容，姑俟至子日，有新官過境，汝詐之，自能救我。」無悲啼也。如期，昆明令朱某直隸，人名進士，道過如棠之，其家寔遭金蚕之害，殺去之，而不得，令示期往，勸携竹筴籠，兩刺蠅入門，令見其屋，瓦無纖毫塵土，曰：「是也。」乃啟籠，蠅出入其家，週遭尋剔，凡榻下牆孔，稍有可匿之處，莫不聞嗅，後至其大廳，左柱間鑽穴以下，約三時，兩蠅擒一蟲出，如赤蛇，一團，無頭臂，大可圍

俗呼絆之蟲。絆，釧也。乃籍其家，拘張拷掠，其所略騙毒殺不可勝計。後死于獄，令乃開畢屍驗之，未搨以甕菜汁併死蟲烹而灌之，遂甦。女報之歸，腹作痛，瀉三日，視其穢而，死蟲大小糾結相纏如鎖子環，畢乃欲携女返楚。女故張之中女也。其大女婦三女未字，張母悉以妻畢，遂皆歸里。畢歸楚，有三妻焉。君子曰：終非畢子之幸也。得三妻亦蠱也。

種痘說

種痘不知始自何時。相傳昔有善士度奉觀音，得一子，遇道人授種痘法。伊子出痘數粒，圓潤堅好，不藥而愈。因傳於世，名曰觀音痘。是種痘之方原本天授。憫嬰兒之遭厄，乃消患於未萌，有回天轉日之功。無短折夭亡之禍。相傳已久，奏效甚奇。奈世人不察，或議其矯強，或慮其復出，率多疑沮。即有深信者，亦因循怠惰，遷延時日，迨至天行忽發，燥熱外侵，火毒內炙，遠近蔓延，一經傳染，無論為險為逆，命在須臾，即

幸遇順症亦勞心竭力幾費經營始獲保全倘有疎
失悔之已晚若早種痘決無慮此蓋種痘與時症利
害懸殊時痘猝然而至種則可待其時擇冷暖調適
之候舉行天時既正自無否塞之憂時痘一染便發
種則可視其質俟神氣健旺之候下苗精力既充自
無虛錘之患時痘之發人不及知未熱之時或冷暖
失宜或飲食失節或風寒不謹或跌撲不防始既失
于保護後遂多其變更若種痘則未種之先已為調
養方種之候即投藥石火預清矣毒預解矣按期麥

續保無他虞况時痘之感有邪有正正者尚慮其險
邪者必至於逆若種痘之苗則美中求美受氣之初
既得其正則見形之後自無不順且所費有限貧者
亦可勉為所出甚稀人少者亦易照管種種安便難
以枚舉而世之遲疑未決者亦謂種痘不無偶失耳
不知不種而失者十有二三種痘而失者十或一二
而此一二者又緣時痘已萌于內而種痘又施于外
夾雜感發以致疏虞若非時痘之際斷不壞事故種
痘者必當時痘未發擇其苗之澤潤圓厚者擇吉種

之自百無一失。永不再出也。其或庸醫止知謀利。不
審嬰兒有無疾病。痘症未現。前疾先增。或病家止貪
安逸。竟謂種痘不必謹慎。致外感雜投。變起倉猝。此
皆人事之愆。非種痘之咎也。若果擇名醫。鑒嘉種慎
藥食。謹風寒。相天之時。因兒之質。依法種治。則嬰孩
咸免夭折。而登仁壽之域矣。今南方多行此法。吾鄉
咸以為偽。蓋痘症最盛於南。又起于中古。亦氣數之
積漸沉溺使然也。猶之乎五谷之熟。上古無樹藝之
法。而亦孰自樹藝之。法行。而五穀遂無有不樹藝而

熟者矣。今日之視穀。焉知非後人之視痘。故據所見
為未知種痘者勸。

按醫宗金鑑載古有種痘一法。起自江右。達於京
畿。究其所源。自宋真宗時。峨眉山有神人出。為丞
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於世。

周劈刀

汝寧趙若水名進士也為棗強縣令與文教獎勵後
進愛才如命一時之彥無不樂被其容接簿書鞅掌
之暇長吏之堂不啻師儒之室百里中蓋彬彬如也
會當放衙之期捕緝者獲一竊牛馬賊名周劈刀吏
抱贖比賄按伴請鞠俄而羈至長跪塔墀之下趙視
之雖屈下體猶昂藏高出几案鬚長飄飄後趙異其
相光問捕者曰爾從何處緝得毋悞捉好人捕告曰
若囚嘗往來於燕南趙北之間得人牛馬輒騎而去

有追之者。周即挾刀劈鬪，勇不可當。劈刀之名自此有。昨大醉，鼾雷卧野廟中，故得就縛。否誠不可與爭鋒。趙乃指周曰：囚，何說之詳？周慨然曰：大丈夫磊磊落落，何可一世今不幸被羈，豈等鼠竊狗偷輩作乞憐憫狀竊誠是囚諒不至大官以殺牛馬之人如殺人之罪。趙曰：囚亦知夫竊之輕重乎？周曰：既為竊，豈不知竊願為大官陳之。天下古今紛紛多竊者也。獨囚也乎哉？竊也者，取彼所有濟我所無，所不必明彰其劫奪之媿，而陰成以投贈之好，况放牛世替借。

馬人亡，偶值以事之所必無需者，寧復計其風之不
相及。至先天義德，往哲名言，人能竊之，即可以為聖，
日月精華，陰陽奧竅，狐能竊之，即可以為仙。極之竊
寶玉，竊大弓，竊虎符，或作權奸，或作義俠等而下之。
王朝升斗之糈，爵秩之榮，竊位者一旦藉手，固莫不
名顯當時。蔭及後世，區區慢藏匿跡於馬渤牛溲之
下，又何竊之義類之足充歟？竊獨囚乎哉？趙益異其
言，薄責而釋之。後十年，趙猶子官於粵，有平倭寇，周
將軍者，通款接問，若水是君何人，答以諸父行將。

軍何以識之曰是我師也感恩知己薰而有之林下
先生頗復記憶倘有便鴻余有一函并薄物申敬因
念叔固多門牆未聞有武弟子後寄書却返其叔字
中始緬述之乃知其人猶錄其寄詩一首以下云學
書不就劍無成曾向燕南草澤行命也何如拚一醉
薄乎云爾感餘生海門蛟射秋風壯聖主龍飛野鷲
平今日功名銅柱表願從桃李報恩情

鄆陽太守

儉美德也過則節矣故詩刺褊心謂其不衷于度也
余族猶子省軒本閩籍歸吾大宗壬申舉北四考學
錄為國子先生二十餘年工書法刻有集古滋蕙帖
行於世憶其助教成均日常不給課讀之暇則為人
縫紉易錢鈔每晨買豆芽三斤或腐渣一塊煮熟飽
食出門去則傳食糊口至暮始歸鐔中清水不計冬
夏飲數杓或又作紉事或抄書如是者習以為常風
窻兩屋破絮懸簾泊如也炕一白毡日則讀書寫字

墨瀉淋漓。夜則束身其中。已丑陞刑曹主政。乃車車無憚。用高麗紙糊。一老驪御之。每五更蚤起。開炕爐。煮老米飯半鍋。食然後入衙。衙中故有公厨。每頓銀二錢。不肯費。御車者去城外。半日為人載。午迎其主人返。其所得錢。可辦兩日菽豆。每日辰散衙後。省軒一人兀兀坐。捉筆點畫律例。八年成一書。名律表。亦梓行。前大學士舒以其勤慎。列保薦。蒙恩以繁府用。丙申放湖北鄖陽守。蒞任之日。相隨一僕一驪。僕即飼驪者。踰歲卷屬至。其少子。年九歲。會當冬冷。子

無風帽。欲為之購。不肯。曰。小兒當鍊頭。不必冠。遂傷腦。以鼻涕死。其妻京中人也。足不弓。嘗著其破朝靴。其家丁皆敝衣決踵。還過而環向。夫然後顧而樂之。固不知其背面時。皆狐裘煌煌也。不宴客。即宴客亦不飲酒。有同城副將馬某。回教與省軒最契。三年之中。不肯到一羊相邀。讎會以審案赴省。謁各撫藩臬。上司衙門。日昃不得返。嘗以炊餅納袖。自輿中啖之。人問食餅時。途人共耳而目之。乎曰。我食此。以袖籠口。不令人知。人或見我類動。不過謂嚼檳榔吸鼻烟耳。

初秋著一籠麻布袍。染作米色。衣以示人云。其質有類於羽毛。絨。其色不亞於程鄉。繭。署荊州府。署有樓。相傳有妖物。憑之。凡新守至。必牲牢音樂。以祭。否則祟。省軒不祭。遂病。瘡有勸之者。輒搖手不行。至卸篆。病亦尋瘳。余過武昌。與省軒遇。相留彌月。每日苦藥。糲餐。不可耐。我欲歸。是夜人靜。省軒持金二百置余床頭云。不腆為叔贖。且為祖母壽。區區欲讌。歡聚。比處皆然。一旦驪駒將駕。行者不足為一日之春。有豔然令人傷心者。吾叔以負米計。跋涉千里外。諒不為

鋪餽來也。因受其金。且拜其言焉。踰年。省軒告歸。閏年已八十矣。噫。儉則固。省軒之謂歟。然其不為淫祀。不作浪費。贈達人安沒。泊其矯世勵俗之行。又當時士大夫中所難能而可貴者也。

省軒有儉約一篇云。蓋聞崇儉去奢。本屬持躬之要。辭華就樸。尤為訓俗之宜。自世尚虛浮。人鮮樽節。侈于自奉。爭羨何曾之食萬錢。驕以成風。輒誇孔融之客滿座。肆筵張樂。笙歌不絕于華堂。開閣延賓。珍饈日羅于綺席。雖隆儀異數。徒費鉛銖。而

寔意真懷有何裨益。吾輩從大夫後為士庶先。淡
泊相期。志何取乎。大快紛華。奚事情不用。以過隆
敢敬告我同僚。共守清規。羊刺可以通名。何煩全
乘片詞。即能達意。寧必莊陳。至于宴會往還。惟期
伸我積情。饒善交錯。止宜泐彼常情。小酌不嫌于
四兩。屈量為佳。大齋僅可以三斤。過飽不取。非必
為矯情之舉。聊以表惜福之規。此約。

南中行旅記

五月十三日。早晴。飯後暴雨。點火如粟。俗呼為磨刀
雨。踰時霽。出歸德門。同許姓。能通使者。看十三行屋
臨水。粉垣翠欄。八角六角。或為方。或為圓。或為螺形。
不可思。撤前則平地如坡。門仿圍式。開於旁側。白飾
雕鏤。金碧焜煌。多幔續。門有番奴。目深碧。炯炯。鬚曲
毛髮。翹脊鼻。颯。持佛印。机為邏守。衣多羅。辟支。懸霜
刃。燭人。毫芒。非問途。已經者。不敢入。其戶。重以繡簾。
窓極。悉用滑鐵為之。既壯觀。且可守禦。內嵌琉璃大

无當屨滿時皆鏗鏘作應山谷響地鋪洋襪綸腥紅
如澆瀆波幾不能履恐穢生塵也座設雕漆為之兩
旁度手以草墊其一角前向出入兩版中几為月
形或半圭層層鑿菱菱攢花其白面碧墮者為大寶
冠以黑絨三叉望類毘盧笠衣青尼束身大金鈕纍
纍貫珠鞋用雜色緯通體皆縛扎無懈處草履操赤
藤人謂其藤中藏芒又云通使言赤藤者最貴尊以
意作免胄禮叙賓主觀余答以揖進金盒菸嗅之辛
香不可耐渠則盃掬充兩突間喟喟不作一嚏頃設

鐸器質亦豫章密但金碧滿繪五彩相煊與時用者
異每器可容十升盛雞匹悉刻其頭瓜四圍以貝不
磨切用鐵牙又為箸食用麥雜以苗胡麻煨塊酒具
白玻璃晶瑩微內外口盞而中直酒芳烈余盡三器渠
噴噴喜作指環抵唇者三通使告余美君能豪飲
繼乃散步檻廊窮觀奇異有樂鐘至時則諸音並奏
聲節無訛刻時不爽有千里鏡可以登高望遠二三
里能鑑人眉目又有顯微多寶小自鳴表持之可晷
如蠹虫之啄不又有海洋全圖貝多羅花丁香藤相

思鳥五色鸚鵡倒掛禽猿獸短狗之類簷間懸水晶鏡瓔珞露垂風來則珠霞搖空鈴鈴相擊撞貯火可五十盞余往來珠江夜深則遙見之辛卯都中亦見此門有懸旗色用朱紅布地作人服者是賀蘭賈也餘處未觀日將暝遂返續游竟不果

黔中兒

江國瑞黔之威寧州人家貧業屨娶妻張氏三乳而舉五子不十年皆鬻一人屨遂為入口累于是困憊滋甚夫妻著敗絮五子得焉終日飲粥糜且不重食繼而妻病瘵死遂歸父兮蕪母職更難以堪長次曰萬清永清三四曰長清慶清五曰福清冬則五子群臥草中江視日之蚤暮抱五子而就曝日出東則列其子皆墻西日轉西則移其子于墻東咏詠雜沓幾不可耐亦無如何餘暇猶織屨萬清年十五而偉

永清亦如之。遂樵于山，日得柴兩擔，售于市，可敵其父五日。應如是。江稍裕，三年而長慶亦崢嶸起，亦能推萬清。通獵事，獐鹿野豕，偶一得之，可易貫錢斗粟。江室中有大布之衣，乾餼之食，自今日始。城西坪忽有虎患，官捕不能得，斷樵路。萬清乃謂永清曰：兄會須格殺此獠，恐其猛，弟當助一臂力。永即應。萬往而長慶亦欲與俱。兄訶之返，乃陰隨之。萬永至，俟于岫。虎來，萬出，虎撲萬，萬以手握其腹，下皮舉而立。虎立，永即出，曳其尾。于時虎不得奮，相視而雄，忽而長

亦

慶猝至，左右各捉一虎蹄，扭之。虎怒而起，眾復按虎仆，以虎口置地上，揉捺之。虎大怒，騰而奔，眾方欲逐，虎頓下，忽貫一矢，大吼如雷，震震陵谷，躍入危崖而斃。但聞樹杪一兒曰：諸兄酣鬪時，打成一片，弟無處下手。幸而縱去，乘隙而中之，乃知其為五弟福清也。會川苗騷擾，威鎮勦捕萬清，兄弟皆入伍。萬清首登苗寨，破其壘，得其首級九顆，懸之腰間而返。威鎮曰：好男兒，擢為裨將，請于上。遷參戎，褒賜有差。其昆弟四人，累立戰功，皆官守，衛每出戰，五人蟬聯而入，勢

若長蛇而福之藥機。猶百發百中。今國瑞年七十健
飯。五子迎養於官。終日慙慙笑。以為少年時所念不
到有今日耶。

馬二娘

慨自南齊衰世。東昏驕淫。縱一日之侈靡。貽後人之
沿襲。如金蓮貼地。事屬偶然。浸假而閨房士女。無不
學步。後塵。亡國之習。流毒一至于此。吁。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然而風俗移人。賢者不免。又烏能力矯其眾。
非而一衷於獨是。此馬二娘之自愛其織也。可述
已。馬二娘。字桂梅。浙紹興人。隨父幕于晉之大同。初
生。母夢流水上落花一片。遂拾入懷。父母以為不祥。
因命名桂梅。以禳之。及笄。丰姿態度。澄然深秀。又善

自粧飾或增一分脂粉不堪其污或減一分容華愈覺其麗至裙下雙鉤尤所愛護晉故有纏足女師朝夕縛結桂復自為紮勒裂繒刻玉以求瘦少又作金絲履鳳頭共輕香幫並刻梅花粉底種種增華通詩書後其父隨張學山太守入粵旋被逮桂乃流寓羊城年二十無間寔脩者父死益困有鶴山令雷姓閩人也以三百金贖為妾令本粗俗夫人更悍妬初見日即厲聲加凌桂俯首受命夫人因閨產兩昆如藕船及觀桂之纖么愈形己之壯趾益恨桂常錮禁之

不與令通又使終日侍立稍不如意即挺擊其足否則以彼足躡桂足一痛入骨如刀割脛無人處桂常蹲地手撫雙趺凄然淚下如雨日則刻眉灼目夜則長漏寒燈了無生趣遂絕食七日而逝莫城南圍通寺側寺有李子玉寓居焉一日見一老嫗持一對串珠履欲售李愛而買之持歸燈前把玩見其針工績密僅二寸以漢古尺度之蓋三寸也正凝想間忽一美麗在前躡袖雲鬢若近若遠生曰卿豈遺寫仙人乎卿固解不當惜我亦非夢之自牖女曰一綫之遺

漫勞二顧感君雅愛特來踵謝李挑燈撩裙下照紅
蓮見其弓彎一捻喜曰此誠御物否則無此巧亦無
此小也生抱女於懷女殊羞赧惟低首自顧漫躡其
裙邊金線生與之狎頗極歡昵由是夕至不虛生嘗
弄其兩足贊曰柔膩甘香端正瘦小噴噴不已女亦
自深心賞生復引其一彎引入唇邊女曰狂生太囉
唆矣蓋為妾味焉生遂成二律云一雙么鳳巧如錦
小立翹然恐不支春暖瓣開花綽綽夜深鈞上月參
差脫來似剝新菱角裏後如纏嫩笋皮漫擬凌波仙

浦外輕盈好向掌中持曾向潘妃步後塵彎來寸寸可
堪珍印成軟玉留香徑舞罷輕蓮落繡窗怕是蹴醒
春夢客幾回勾動早朝人深閨夜靜雙鴛鴦還當金
錢問卜類女斂衽曰得此佳節死有遺餘榮矣乃緬
述其為鬼並生前遭際坎坷被淚俱生復曰卿何
不效唐張容雲故事乎女曰游魂所變半涉荒幻即
令復起無能益我適足禍人不屑為也言罷杳然成
烟氤氳於衽席間經時而散

荆州沙市有蜀妓徐金足趾小瘦端好嘗自愛其

織：客有譽之者則喜余見而握如珍瑜不釋手
徐感恩而相如許以身事我值被議後不及徐今
年十五夏間有蜀武孝廉某以三百金欲買為膝
不許曰世間人誰是知己惟知己不可負耳其鶴
家亦知之不相強云徐面有微麻身修長步不輕
佻無妓女習氣不喜歌舞烟酒新語若無能者心最靈
警又大方

李五

濟寧三井闕為運河蓋洩洩水而築糧艘至起板迎
溜以上千夫牽挽穀振潑流如聞鼙鼓行而引者謂
之短絛止而提者謂之排夫餓鬼道中往往托生於
此因憶友人有憫糧艘聲大集唐古詩一首云西江
運船立紅幟落帆渡橋來浦裏送風上水萬斛重自
憐淮海同泥滓計合一條麻繩挽有力未免遭驅使
郵夫防吏急喧驅夜閭鬻穀人盡起不辭手足皆胼
胝趨：踏沙人似鬼爾來氣少筋骨露因風因雨更

憔悴茫茫漫漫方自悲。頑鈍如船命如紙。柳絲挽斷腸牽斷。千聲萬血誰哀爾。嗚呼余心誠惶悌。莫言自古皆如此。誰人為奏聖天子。王張王李韓張全錢李即吳元幸白宋韓溫陸有牽夫而又作排夫。名李五者。滿面班大于錢。一見翼兩孔如哭黔。屠齒皆隨意。布置如今水墨畫中寫。意人余從泚水之旁。往往見之。未嘗不曰。此不全于天者也。李曰。人為之也。問其故。李曰。我河內人家有薄產。耽于賭故。種麥一年。供置一箱。種秫一畝。打葉一週。歲將暮。家。辦酒果而

李對水釜冷灶。若度寒食禁烟。喜畧曰。酒肉朋友也。柴米夫妻也。我自嫁汝家。終歲操作。不曾換得一餐飽。今歲將盡。爾其與之俱盡乎。李給之曰。我將覓自盡。妻將寤前一小樹曰。盡在樹間。李憤然。取厨刀斫其樹。睨而視之。竊有所喜。以為可使制杖。而禦人於門之外矣。乃芟蘆柯。代碎葉。應手而去。妻亦不問其所之。出官道。伏柳樹下。夜北風凜。一人負行李。踉蹌來。意其為歲暮。盜歸者。捧喝之。其人懼。遺所負以逸。李喜。固利在物不在人。歸。啟視錢物。新衣頗足。辦

五辛盤夫妻皆欣：度歲暮第倘來物不甚愛惜曾
幾何時。梳鬢告匱李復技癢妻諫曰得意不宜再往
不聽復要于路月朦朧上見驢背大囊一老叟肥而
騎去三步擊之不中叟下撒槌前步捉李髮立起曰
若是誰李不答復問李亦不答叟以足畧撥李扑地
仰叟踏李胸曰汝不言且試汝槌一槌而齒牙脫再
槌而鼻望折三槌而眉飛目去如齊辛曰千捶百搥
至無口無耳無鼻舌身意更幻出一切不可思議諸
般色相叟興盡復跨蹇逸而去李死而復甦血與

淚迸曰我復有何面目返家門對妻子耶遂流於今
蓋二十年余異其狀故備書之

溫

早魃辨

詩大雅。早魃為虐。朱傳云。旱神也。未聞有人死為魃者。山海經載黃帝征蚩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帝乃召女魃止之。遂誅蚩尤。神異經言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又名旱母。過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即消。此亦誕語。不經。然要未有以死人稱魃之理。山左鄉愚每逢歲旱。輒于新塚土微濕者。即以為魃。乘夜聚眾掘墓。開棺。磔其屍。碎其骨。值天雨。屍主固無辭。不雨。群

魃

魃

魃

議息之。此等異傳，正不知值自何人。其流毒一至是，
夫開棺見屍者，擬絞。殘燬加等。煌：律令罪難稍遠，
乃恬不為怪，相沿成習。其間豈之氓，不曉法律，猶
有可原。又有黠猾者，或誑誘鄉民，陰池私憤，更不可
言。乾隆辛亥秋，早有平原張姓，妻死甫葬，村人某詭
以為魃，一村闕起，掘墓出屍，以繩結之，犂地而行。其
夫勝之，恨鳴于官。官捕至，首倡者逃未獲。從者論成，
吁安得著明罪條，通告鄉邑。余故為是辨，使覽者廣
為布聞，亦有無量功德也。

原係正論，然事有不可解者。早魃往，為祟吾鄉，亦
曾遭亢焚其屍，即雨甚奇。

溫

耿姓

歷城東北鄉。耿某逸其名。販棗為業。往來樂陵諸處。一日推小車直省界。休大樹下。擊鑊吸烟。歛有少年來批其頰曰。孩子一二言語。便使木梳性。數年不歸家門。耿見其意不惡。料是郎舅相狎者。曰。無作劇。我非爾家嬌客。少年笑曰。尊舅前狂憎。懂耶。請讓開。又二三人至曰。王姐夫歸來乎。耿不認識。少年以足踢其脣曰。打你個當場不認父。眾擁而行。及其車。闕然入村曰。王家姐夫歸。抵一草門。老嫗出視曰。好兒子。

令我望眼俱穿矣。入室一少婦，娉婷二十許，淚滂；以袖拭面曰：是那向風吹了來也。取兩手頻搖，力辨其非。眾皆排擠嘈雜，或笑或譏，不容置喙。俄，媼及婦入厨下，隣黨漸散。惟前少年數人在坐，取方箋類陳詞，備道鄉貫姓名居址，並非無根蒂人。奈何，誣以桃僵，竟用張冠錯戴。少年曰：聲音面貌，酷肖無兩。世間豈真出鯉魚精變化，要色丞相來判斷無頭案？姐夫莫粧我也。夫妻無隔宿讐，何必乃爾。頃間，媼與婦具饌，取謁促不敢舉箸。媼及諸人若或貳焉。婦呼其

弟至，窓外語曰：爾姐夫左膀有黑痣，薩起。哇毛。取聞言大窘，手護腴臑，罔知所措。群乃爭禡禡，窮而痣不見矣。取雖百舌不能辨，食曰：尚何振賴。取無奈，飯畢日向暮，媼持檠至，諸人散。媼去，婦掩戶喜近，取曰：真丈夫何以假為。取曰：武陵源今難入，寔非前度漁郎。第問津有自，殊慚。唐突西子耳。婦曰：何其形神之似我夫也。夜半，婦諦審熟玩，頗覺其異。然兩人情好甚謹，婦曰：今若此，所謂非真即真，只好將錯就錯。可取曰：固然，但恐真者至而亂真者無容身之地矣。婦

曰世道曠音皆認假而不認真者故真者假之假者
真之率相詐偽比比皆是爾又何必私心過計為哉
婦於枕畔告以家人姓名及其前夫入贅始末並鄰
里親故詰曰唯門徧諱一村之中無假之者咸以王
某歸得健忘病遂為夫妻如初而兩人恒惴惴恐其
前夫返五六年迄無音耗耿仍以販粳時一至濟南
家人俱悉其事後其嫗死耿執婿禮克盡孝道一切
衣食喪葬皆耿經理諸內弟盡感念之耿一日紹其
眾曰向年返里忍為此態者誠以憤出門過而不入

我在山東歷城賀遷頗富業經娶妻生子薄置田園
乃諸弟遠道挽回我又念岳母垂暮未能心忍今幸
大事已完諸弟克自成立倒札門終非了局幾見有
吸丈人家核算好漢子耶此間鄉僻無可為計我將
移家濟南亦免心懸兩地耳當時諸弟俱完娶方愁
食指初聞其說留之繼亦允可其行婦乃整裝鄰串
餞食者數日婦跨一驢取膏其車載行李輒自得
出村以去送之者揮涕成行抵家其妻邵氏相安婦
與邵保年歲遂妙耶又十餘年其前夫亦無聞焉諸

弟時來相探云

耿即張耶王郎鬼耶世有此巧事耶

南屏贈蕉白研記

端州有斧柯之山在大江南為羚羊對山下際潮水上立峻壁沿而逝焉即為硯岩有泉出焉唐宗憲採硯於茲岩口為穴匍匐入五六丈為正坑從左轉為西坑從旁入為中坑從左轉為東坑坑外大江也坑中淵渟以罌甕傳水注槽乃可下鑿東坡云千夫挽纜百夫運斤篝火下鑿乃得斯珍坑之為言洞也洞石無眼又入為康子洞此岩最寔能傷人又入為東洞多蕉葉白純白成大片其後為正洞又名北洞石

彌純粹水彌深蓋泉出其中故潤自性成外近江水
瀾漫崩摧歲久滋虞守治平中鑿留數柱今也則無
以木代之石工難採往往穿漏壓陷風雨晨夜時聞
鬼哭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為
百川下流東三江之水於羊峽產石為瑛玢蓋東西
兩界扶輿之脈蘊結而成歐陽文忠亦以精石目之
也余辛丑游粵值中丞李文介開採舊坑時在陽春
素春勸業師處見其董率工事因得其概南屏沈子
貽珉所為舊蕉白信是康子洞前之產非時代物

喜過望遂憶往事爰筆為記曾在嘉慶二年春客汶
上館中

溫

義夫烈婦

萊州雄崖守禦所屯民陳三義幼聘同里女王氏已而氏病目失明氏父謂陳吾女誓不可要固辭婚三義執不可卒娶誓女歸伉儷篤甚一日氏晨起訝目中有光漸辨物久之烟如幼時當三義之娶誓女也里中或義之或以為非人情有匿笑者至是咸驚歎謂天冥憐其義而使之明也無何三義家日落負販轉徙滯京師十年所氏捷戶緝賊特十指自活歲甲戌八月三義客死氏聞訃長號絕食請其親黨易

伏

伏

下

所居室。鬻棺二。作三義木主。納一棺。其一自殮。分室中。敝衣物。以酬瘞其葬者。親堂驚怪。且勸阻。百端。氏哽咽曰。吾夫義不替。幸我何忍獨活。聞者皆泣。下九月。自縊死。嗚呼。三義不棄。替女。其替復明。是天不難取。已替之目。使之復明。何獨不能使三義有中人。產夫婦白首。燭下。雖然。三義不窮。則不客死。不客死。則氏不能以烈見。天或者使義夫烈婦。相報若影響。以厲世。而磨鈍。未可知也。時學使劉公嘉其事。檄司是土者。轉三義。植歸。與王氏合葬焉。

朱廣

濟南朱廣。為邑庠生。妻張氏。魂游于野。子然獨行。衣無下體。徘徊于石橋危磴之間。俄見一女。即環珮璆然。翩躚而來。如貴家娃。侍婢一人前導。張氏自憐形穠。避之橋下。女至。指婢曰。此朱相公家娘子也。可掖之來。我與語。婢引之出。女歛衽曰。嫂何至此。久將神不返舍矣。我與朱兄久別。常相憶。欲一覲面。恒難。我送嫂歸。曷假舍。以見吾朱兄。誠為兩得。張氏許之。遂與同歸。入門戶。張氏上床。隅女即襪被而起。曰。兩世

隔絕與无固途人也。无固不識弟。且弟又隔世為如
况今又借嫂舍以探兄耶。然弟深愛兄數首詩。倦倦
不能去。諸情猶記四首詩。憶梅一首云。盡：春生
到老園。此花消息費評論。遙知南國佳人信。遠嫁西
湖處士村。三尺雪深還偃蹇。一聲笛慢又黃昏。茂陵
詩本今猶在。曾否衝寒下葦門。探梅一首云。野色
圍橋古驛遮。瓊瑤碎踏輿偏奢。幾回路暗初無跡。不
斷香薰何處花。人到嶺頭纖月落。神傳竹外一枝斜。
未知持贈伊誰好。欲寄遙情天水涯。賞梅一首云。

孤山選勝白雲鄉。何遜幽懷此寄將。淡處還如僧入
定。夜深渾覺月生香。亭：瘦影思無那。寂寂寒芳味
正長。今日斷橋春尚早。正披風帽過雷塘。惜梅一
首云。水胎結到此時成。祖盡繁華却有鄉。入畫半神
曾作態。墜樓時節總無聲。書傳隴上相思恨。夢繞江
南逆旅情。惆悵歲寒踪跡少。漫勞仙客竟呼兄。乃作
曼聲吟哦。或以手承頤。或搔首而踟躕。張氏素不知
文。朱異之。以筆記焉。女復謂朱曰。今世為山陰王幕
之女。天祖厝于城南正覺寺中。幕無子。最愛我。明日

扶我欄中錦。後會無期。然兄詩固常吟歸于屋梁。落
月聞也。俯首介枕。半晌而甦。則妻張氏也。共述其異。
明晨訪諸城隅。果有南來扶柩歸者。詢之為節署幕
友王雨亭之女也。

七如氏曰。作幕者多無後。何也。蓋刑名法術。稍不慎
重。即能殺人。是不必有心。草菅人命。倒置是非也。余
友雨亭。謹慤士也。胡令其一掌珠。高沉網底耶。豈果
天罰其嗣哉。嘗見一幕字本草云。幕性寒。有毒。味微
酸。無種。產江浙間。皆晚生。

大石橋

沽水民某姓者。河漲。見浮木近岸。欲取之。跨其上。則
鱗甲齒。然。民知為龍。急呼其兄于岸。語未竟。隨波
去。瀰漫無際。水高于項。而身不沾濡。瞬息飛騰。不計
道里。三至大沽河。皆望橋而返。以手捫之。蒼苔遍體。
螺螄纒結。入鱗中。時聞時閉。窺其肉紅白滑膩。為之
摸抄。搜剔。意甚得也。居水中三日。夜自分無生理。思
母而慟。因失聲。龍騰身擲之。墮岸上。歸。其母哭之。已
兩旬餘矣。民以思母得生。誠能動物。理固有之大沽

橋在即墨為道士李常明所建其或有驅靈伏怪之術也歟

送區

太倉張受先名采事母至孝性耿介好面斥人短乙酉元旦夢闕帝送一乾坤正氣匾到家張大喜逢人說項以為神之格思也先是州中有豪僕某為民蠹且為衙齷人莫之撻張與州侯錢希聲善以公憤白之錢侯怒槩治其罪夫投鼠必忌其器毀積恐傷其珠哲人達士以此為歲張公之白于州牧也雖曰義憤亦深不自韜晦宜宵小私讐焉將含沙而射之果皆銜恨欲甘心于張是歲五月張公至小教場羣黨

要而劫之。叢酸聚擊。血肉糜爛。備極慘酷。見其僵仆。不動。以足蹴之。身直仰。咸以為死。哄而散。側有闕帝廟。廟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于野。恐有毀傷。吾儕當舁運其家。無以盛之。乃下一乾坤正氣匾。舁馬到家。灌以酒。得甦。明年捕凶黨。宜諸極刑。噫。是夢也。謂之神兆也。即以為旌善也可。

地市

余少時返里。隨先君子晨興。出城上故阡。時當秋初。晴曦白露。睇陽平野之間。忽現山林城郭。彷彿有人物車馬。往來馳驟之狀。迴遭皆水。相映諸影。悉倒。其下厯厯可指。水中又起一小院。院上有數人環坐。舉杯共酌。余洞視無毫髮間。先君子不之見。但以為曉霧迷漫耳。頃之日出。幻滅不見。人謂近海有海市。近山有山市。南方有鬼市。茲則地市也。

李可久

李可久。祖母于氏。生三日。言前世姓陳。行三。由進士
授洪洞令。以接按院。墮馬死。見冥司。云以刑酷。好使
罪囚。跪美人榻。嘗激夜不釋。因罰為北地女。使其經
足截。可生產穢。襄種。惡道。限二十三年而返。七八
歲。山東臬司王某。因公過境。傳呼于于氏之門。女望
見之曰。王年友。猶識陳某乎。王停輿。驚詢。女指道生
前。纓晰可據。王知其前生善畫蘭。給筆札。令作女執
筆。拳屈指不隨腕。遂相嚮大哭。及長。面麻大于錢。項

可

可

可

可

有宿瘤見惡于其夫年二十三果血崩死

瞽者搏虎

諸城一瞽目男子。曳杖獨行郊外。遇一虎。以尾掃其
面。瞽初不知為虎。誤以為人之擊已也。棄杖。雙手擒
之。其尾有毛。始駭大呼。虎亦驚奔。瞽愈不敢稍放鬆。
相與奔路旁有智井。虎墜。瞽仆。尾脫手。行人聞而至。
扶瞽起于甃。面磕傷。窺虎納諸牢。身扼甃。

下

虎

飲

禹城道人

禹城道人王真成嘗游海濱值亢旱居人以祈雨失
之真成曰天無雨當借之龍王耳乃令一人携一瓶
從入海至深處執瓶者棄而返瓶即隨真成俱沒久
之携瓶出欣然曰借得雨來矣注于盆眾視之色白
而味甘與海水殊乃設壇傾于盆風雨驟至遂獲秋
成焉晚年居馬山自言其壽五百三十三歲羽化於
康熙七年

帝正吾

帝正吾不詳其鄉貫。率其二子以鍛鐵居即墨。工於射。往往為旅客護裝費。號為保標。偶登鎮。閱兵。即墨正吾旁。晚之少所許可。時老矣。或強其一射。正吾選弓矢。植弱條百步外。三發三中。又述其出游時。一老賈聘與俱。途遇不類。遽止。逆旅中。使賈偽為師。教之射。懸雞街。徧揚言曰。貫左目。乃故中右。賈佯怒。正吾唯唯。承教不類者。咋舌去。人由此奇之。後知其為前明開平王。過春之裔。其在即墨。蓋避地云。尋卒。葬城

下

○

○

東。康熙甲申之前歲。其二子語所厚曰。大祿將至。不可留負其銀具以行。

拔一毛

陳眉公繼儒。優游林泉。譽。一時。當時皆倚重其言。有山中宰相之目。毛文龍總制三邊。會母壽。思得陳一言以為榮。特遣將校賫重幣往求。陳遲久未予。將校恐誤期。登堂坐索。頗事囉唶。陳大怒。斥逐之。遷怒于毛。是豈毛之罪哉。即將校之索。文亦不過黨將軍。帳下羔酒氣習耳。何足掛懷。適門人某為兵部尚書。過訪求教。陳遽語曰。拔一毛可以利天下。門人再拜謝曰。謹受教。履任誣毛以罪狀而誅之。毛既被誅。邊

事大壞論者以明三百年天下寔眉公一言亡之也
近有殿公元某遭雷殛成殮後雷復震其屍聞其
生平止蒞荆宜觀察一任說者謂其曾准人築洲種
葦以致堵截江流遂貽灌城決隄之患故有此譴
嗜若據數世誅鋤如白起牛曹瞞死則殿元公又
安知非眉公後身耶
荊州窖金洲漲決萬城堤非人力所能為豈種葦
之禍朱姓亦寃矣今沙市又復崩坍去塔不遠豈
尚有人障之哉

曲居士

曲居士掖縣人居城西草庵貌甚古言多顛狂人未
之識也雍正十二年春草庵夜火其光燭天比燬則
居士端坐其中儼然如生惟頂上露一孔體如銅鑄
當時余從叔次南在萊曾經親見持烟具擊之鎔
有聲

望夫石寔有其人乎

麇

博山西關李氏家蓄一麇最馴見人則吻之鳴或作
抵角狀其家門外皆山麇有時出至暮必歸若牛羊
之下來屬當秋祭例用麇官督獵者急無所獲麇似
麇短小而肉角乃向李氏求之李氏不與麇亦如故
祭有日矣獵者固請不已李氏遲疑曰君且休姑
徐之其日麇去遂不歸

上如氏曰萬物愚於人人愚於天簡人發殺機物或
知之天發殺機人鮮知也彼死灌死寵死於聲利禍

在燃眉身處寧以尚謂彼誠心救迷而不悟者厚矣
况幾先禍始動於萌蘖之間隔於視聽之表乎嗚呼
此虜曾於臨江之塵遠甚

溫州府